

將小說拼貼成戲劇 — 《十年。寒。笑》

《藝頻網》

20.1.2014

撰文：潘德恩

拼貼的平面作品我們見多了，可有看過將小說拼貼成戲劇？浪人劇場今次將 3 位香港女作家韓麗珠、李維怡及謝曉虹的 7 篇短篇小說，將它們剪裁、濃縮、調整，組合成長達約一個半小時的劇作《十年。寒。笑》。導演譚孔文一直致力將香港文學作品改編為劇場，例如舒巷城的《鯉魚門的霧》和董啟章的《體育時期》，然而今次將 7 篇短篇合併，卻是新嘗試——為的是以三種不同的誠實之聲，多面向地訴說現代人的心態。

誠實的聲音

導演譚孔文這樣形容「浪人劇場」的方向：「改編香港文學的作品，創作一些和香港人生活有關的文學作品。」所以譚今次選取的短篇小說來自 3 位香港本地女作家：韓麗珠的〈林木椅子〉、〈木偶〉和〈咬群〉，謝曉虹的〈旅行之家〉和〈假期〉，以及李維怡的〈聖誕快樂〉及〈紅花婆婆〉，共 7 個篇章。

譚著力改編香港文學有其動機：「我覺得，香港人做回自己本地創作，其實很理所當然的。而香港文學中，真的想寫、又寫得到、能留低的人，都是一些誠實的聲音。」對譚而言，以寫實方式寫作的李維怡，固然相當誠實；而即便是筆下荒誕、魔幻的韓麗珠和謝曉虹，亦相當真誠。

的確，一如韓的〈林木椅子〉，雖有描寫主角林木變成木椅子的超現實情節，卻巧妙地運用象徵，呈現出人們必須自我物化才能生存的現實。情節看似荒誕，但我們如不催眠自己是物件、是機器，忽略自己的情感，又怎能在這營營役役、冷漠無情的社會氛圍下撐過去呢？又如謝的〈旅行之家〉，書寫一家人為了追尋自己的理想，而在旅程中四分五裂，例如母親成了流淚表演者而隨劇團離開、姊姊變成了蝴蝶展翅高飛；聽來離奇魔幻，卻真切地透視了自我追尋與維繫家庭之間難以兩者兼得。

以笑來回應冰冷境界

譚選取篇章及命名劇作，乃順從自己的直覺：「我看完之後，就覺得有一種總體的印象——就是『寒冷』的『寒』，一種比較偏離正統的邊緣狀態。」7 篇小說的主角都是非主流的小人物，如林木本來是一既失戀又失業，在社會中毫無地位的人；而紅花婆婆則是自稱「垃圾婆」的草根人物。「第二，就是寫出人心的寒、或是那種人情的冷暖。但那種寒、其實又不是冷笑，而是寒笑——對我而

言，那是一種正面的態度。當周圍是一個冰冷的世界，我卻用笑去回應它。」世界的冰冷大概來自它的荒謬，而這正正是 3 位女作家小說的內容共同點。然而，他們筆下小說卻總帶有些喜感，所謂的「笑」並非對主角們的譏笑，不如說是，現實真荒謬得叫人忍俊不禁，但又叫人感到無奈吧。

譚本來希望能將劇作改為《寒。笑》，但有人反映名字感覺太決絕，便改稱《十年。寒。笑》，為劇名加上時間的維度：「我選的作品都是當代，近這十年的創作，就想用時間去總結整件事。」

結合三種風格

譚一開始已有改編韓麗珠和謝曉虹的作品，但由於她們二人時常合作，之前曾合作《雙城辭典》，在文字上寫作的調子、氛圍都有相近之處；於是譚便刻意加入以寫實筆調寫作的李維怡，嘗試令誠實聲音更多元：「我想摻多一種狀態，於是就找到李維怡，來和她們對話，產生多一種聲音。對我來說，雖然三者的寫作風格迥異，但她們都關心著現代人比較內在的處境。我覺得，若能表達到這種感覺，又將三種不同風格的她們放在一起，應該可以有種呼應或連結。」

7 個短篇，如何編排、拼貼，譚自有一套：「若以時間性的方式去呈現，就是一種虛一實一虛的結構。在我的骨架中，開首和結尾是謝曉虹的，第二層是李維怡，而中央的就是韓麗珠的三篇作品。」譚認為謝的小說篇幅雖短，卻華麗而複雜；當中既零碎而率性，似是用詩的方式去寫小說。譚認為這是適合開展或總結整件事的狀態：「在整體演出中，我個人想在前頭和最尾，用比較寫意的方式去處理。我又把自己視為旅行者，在很遠的地方流落了，然後再回來——所以，最後以〈旅行之家〉的心態作結。」

將韓和李的小說置於劇的中段，乃是因為他們有具體的人物和場景：「她們雖然風格很極端，但是對我來說，有很一致的地方——就是她們的作品中有具體的角色和處境，無論那是真實或是荒謬的，卻肯定了演員有戲可演……因為有故事的存在，劇中雖有寫意感覺，觀眾也不至感覺虛浮。」

而韓亦在採排中看到了導演就作家各異風格，作不同處理：「他處理謝曉虹那兩篇小說時，會抽取小說中的一些意象，演員可能沒怎樣演，甚至沒對白。而我和李維怡的小說，則會將人物和社會的關係放大。如李維怡的小說，常描寫被城市主流所驅逐的人物。而譚孔文用的角度是，當旁觀者看到弱勢人物被擠壓時，應該站在哪一邊，又應該做一個怎樣的角色。」

將小說改編為劇場

譚坦言，將小說作品改編為劇場相當困難，特別是這次要在短時間內呈現 7 篇

小說，須作悉心剪裁。例如〈林木椅子〉單篇中的處理，小說中原本有多於 5 個角色，但劇場只聚焦在 G、L 和母親林園 3 位女性角色與主角林木的關係，以突出主題：「他成為一張椅子的原因——是他和一個女孩的感情關係上有轉變，他女友需要一些寄托。而那寄托，也是都市女性，想找一個男人去依傍。這就是最直接的解讀——而今次，希望能專注在女性情感上吧。」所以男性角色林發的戲份會被刪減，轉以畫外音存在。

雖然困難，但譚仍喜歡將小說搬到劇場去：「就我個人而言，我喜歡改編文學小說的切入點就是，那些作者都是全視點的。當我看劇本時，很多時我只看到台詞，我看不到角色的心理線、大環境、其行為如何促成。」全視點的小說相較劇本，能夠給予更多的線索予導演：「能令我從一個電影的角度，可以很立體地將各種材料放在適合的位置。」